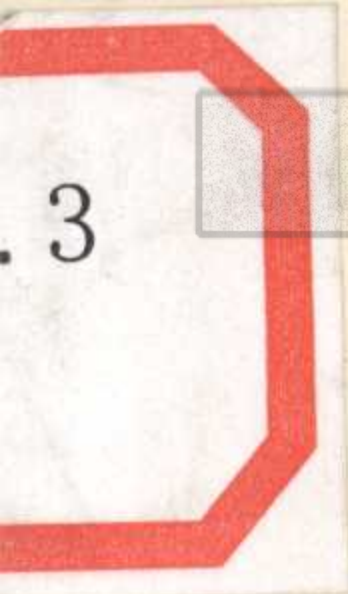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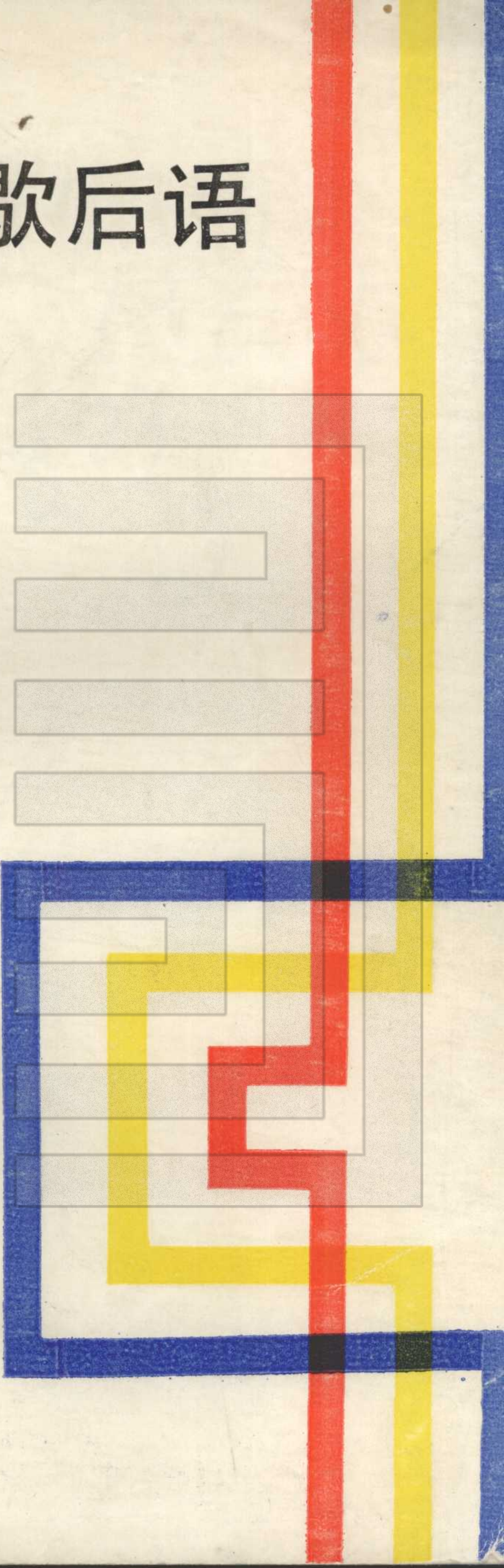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民族歇后语

金炳喆 马雄福 编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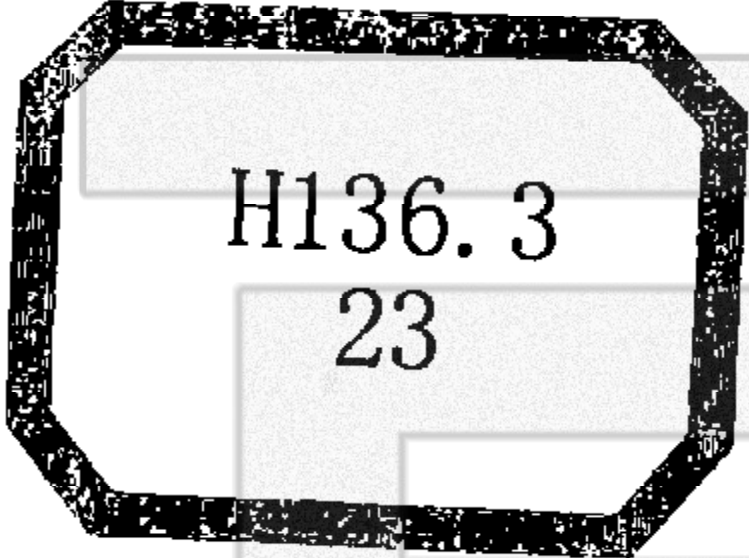
3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新疆民族歇后语

金炳喆 马雄福 编译



新疆民族歇后语
金炳喆 马雄福 编译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甘肃酒泉印刷厂印刷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5印张2插页 70千字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2,000

ISBN7-228-00525-2/I·177

定价: 0.70元

目 次

维吾尔族.....	(1)
哈萨克族.....	(14)
回 族.....	(27)
蒙古族.....	(38)
柯尔克孜族.....	(42)
乌孜别克族.....	(45)
塔吉克族.....	(56)
满 族.....	(57)
锡伯族.....	(61)
塔塔尔族.....	(64)
俄罗斯族.....	(70)

维 吾 尔 族

一个胳肢窝里塞两个西瓜——夹不住。

七尺长的拨火棍——烧不着手。

七只公山羊配六只母山羊——人浮于事。

九个孕妇同一天生——真够巧！

十朵花连一朵也没开——年轻着哩。

入库的东西——只少不多。

入巢前的麻雀——唧唧喳喳。

刀子割自己的把儿——够不着。

干透的木头——硬折不弯。

乞丐的褡裢里——都是杂货。

勺子给锅作证——错不了。

大刀削蔓菁缨——谁软谁受欺。

大山上的小石子——不起眼。

小牛驮上骆驼驮子——支不起来。

小驹跟在骡马后面——走老路。

小偷进了瓜地——管它生熟。

小偷的头上缠散菜①——装善人。

小偷躲在了山顶上——不打自招。

口讲出的话会沾在胡子上——留住了音响。

口渴了吃炒面——吞不下。

女人身边的炉灶和纺车——缺不得。

为了赚钱租赁住房——舍命不舍财。

天鹅肉汤里泡馕——想得高。

天塌下来照样躺着吃包子——无忧无虑。

不放盐的饭菜——没味。

不育的妇女收藏徐买克②——以防万一。

五个指头同时塞进嘴里——办不到的事。

长流的渠水——不贵重。

乌鸦学天鹅走路——拐了腿。

乌鸦的叫声——没好听的。

巴依的肚皮——填不满。

巴依家遇灾——看热闹的多。

今天召唤，明天才答应——好事多磨。

从一枚钱眼里进出四十次——吝啬鬼。

从喉咙里吐出吃进的饭——反悔了。

①散菜：伊斯兰教的学者和宗教职业者头上缠的一条长白布带。

②徐买克：维吾尔族妇女把婴儿放进摇床时，在其生殖器上戴的东西，以备排尿用。

仇人丢下的半勺饭——吃不得。

火夫手里的长拨火棍——不烧手。

心成了烤肉——万分难受。

心灵上的斑点——看不见。

木头做的饭锅——一次的买卖。

见面时的寒暄——随随便便。

牛犊把屎拉在斧柄上——抓不成。

牛犊钻草房——专认一门儿。

西瓜掉进油缸里——又圆又滑。

毛拉参加葬礼——没有哭的心。

风流姑娘门前的客人——踏断门坎。

半个子毛拉——不懂装懂。

从干骨头里熬油——硬榨。

让心术不正的人帮忙——坏事有余。

冬天开的花朵——傲风雪。

冬天往自家门口泼水——害自己。

冬天的炉子——再大也嫌小。

奴婢长了个太太嘴——心高命薄。

石子路上走破车——响声大。

石头地里的嫩芽——不怕压。

石头缝里播种子——碰运气。

用木碗饮骆驼——无济于事。

用灯座当饭碗——穷到了家。

用灯捻抹胡子——假装吃了荤的。

用血去洗血迹——欲盖弥彰。

用别人的钱做乃孜尔^①——借花献佛。

皮鞘子里的刀——外柔内刚。

年久失修的墙壁——裂缝多。

丢下野兔追羚羊——两头误。

阳光下照镜子——看不清面目。

在无缝隙之处下刀子——硬碰硬。

在长白蜀葵的地里种粮食——颗粒无收。

在死水里洗澡——一身臭气。

狂人握上了木棒——为所欲为。

驴子见了灰就打滚——改不了的习惯。

在劣骡马身边转悠——凶多吉少。

在吝啬的巴依家当佣人——混个肚子。

在所有锅里都煮过——饱经世故。

在常去的山上找黄羊——没指望。

在鼻子上穿鼻环——耍小聪明。

吃了皮条的狗——脾性不改。

吃了麦种杀耕牛——活到头了。

向盲人问路——白费口舌。

^①乃孜尔：祭祀礼仪。

向恶人学礼貌——白费工夫。

后长的角超过先长的耳朵——后来居上。

各种花的香味不一样——各有千秋。

多余出来的袷袂里子——做不了面子。

好赌气的乞丐的袷袂——总空着。

好端端头上挨了六棍子——祸从天降。

灯盏的底座——见不着光。

灯蛾扑火——追求光明。

杀害传信的使者——不守信义。

死在套上的犍牛——死不瞑目。

有裂缝的手鼓——敲不响。

衣襟遮太阳——妄想。

羊肚子泡在油里——好不惬意。

老了才看到狗里还有癞痢头——少见多怪。

老鹰听到鸡雏的叫声——喜滋滋的。

自己的斧子砍了自己的脚——自作自受。

狐狸跳进拴狗的篱笆——自投罗网。

狗头做菜——上不了席。

狗对着断墙汪汪——闲得没事。

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影子——穷折腾。

自己的影子吓坏了自己——疑神疑鬼。

自己哭自己的尸体——顾影自怜。

串亲戚带了个布袋——谋的不善。

别人给的东西——用不长久。

伯克断官司——看钱不看理。

邻居家娶媳妇——凑热闹。

沙子开花——哪儿有这事？

沙漠里下阵雨——不留痕迹。

沙漠里的苇子——自以为高。

没出生的马驹背上生了疮——天生的坏种。

没装东西的空口袋——竖不起来。

快死的毛驴卧着踢人——垂死挣扎。

进了村庄的野兔——难逃。

进门就坐上座——做大。

进不了磨坊的麦子——再好吃不成。

花丛里洒香水——多余。

花母牛的犊儿是黑白尾巴——有其母必有其子。

花盆里栽树苗——成不了大材。

把生命放在戈壁上——担惊受怕。

把袷袂扔进火里烧虱子——因小失大。

听到了闲言割耳朵——错怪了。

囫囵吞下了个枣——不知啥味儿。

草灰砌的墙——经不起风吹。

挥了拳头又踢脚——欲置死地。

挂着羊尾巴，卖的羊肺子——骗人的买卖。

咬住铁钳子治牙痛——实在没法子。

杜鹃啼鸣——只会叫自己的名字。

秃子口袋里的梳子——做样子。

秃子头上落苍蝇——一目了然。

秃子头上戴花帽——装漂亮。

秃子当了官——凉棚上骑马玩。

秃子有啥？——铁梳一把。

秃子找到一枝花——有头无处插。

走过睡着的蛇身旁——蹑手蹑脚。

身背有用的石头——不嫌重。

乖牛肚子上的角——不外露。

卖面的过桥，遇见了卖石灰的——冤家路窄。

卖胡子求生——没法了。

到处讨食的狗——尾巴翘不起来。

到邻居家去送葬——应付事儿。

到连襟家里借宿——穷途末路。

兔子皮做的裤子——不经磨。

沾在胡子上的米粒——填不饱肚子。

泥巴做的罐子——经不住泡。

沼泽地里的柳枝——飘摇不定。

国王颁布的圣旨——说一不二。

往饥饿者的肚子里灌醋——帮倒忙。

往自个儿眼里填土——视而不见。

狗在颓墙下舔盐——自己找死。

狗啃干骨头——独吞。

狗嘴底下的骨头——剩不下。

绊脚的木桩——藏在暗处。

板斧前面的木墩——等着挨劈。

伐着茬儿捋芦苇——割手。

枝头上落下的苹果——离根不远。

旺炉火旁边的引火柴——一时用不着。

放牛娃逛巴扎——样样稀奇。

放羊娃学手艺——先苦后甜。

放羊娃的棍棒——捡来的。

松软的地里找土疙瘩——挑剔。

空勺子塞进嘴里——挂烂口角。

盲人丢了拐杖——寸步难行。

盲人眼里的白昼和夜晚——一个样。

虱子爬进了裤腿里——坐立不安。

青蛙在池塘里撒尿——无声无响。

金戒指上镶宝石——锦上添花。

鱼儿在水里还渴望着水——心不足。

皮牙孜①的皮层——没个数。

活老鼠在死猫身上跳舞——冒充大胆。

咬住嘴唇咽气——忍耐。

哑巴吃饺子——心里有数。

结帮的狗翘尾巴——仗着势众。

给无孔的铧斧安把儿——难上难。

给驴头上画了一对角——多余的两笔。

给秃子梳头——出力不讨好。

骆驼进麦田——吃的少糟踏的多。

骆驼的尾巴——挨不着地。

骆驼撒尿，尾巴却被沙埋住——有货倒不出。

贵客登门，饕已吃尽——丢了脸面。

牵着狗去饮水——多此一举。

拜懒汉为师——学吃喝。

穿着窄裆裤子跨大渠——迈不开步子。

疮口上撒盐——疼死了。

看驴子的骨架买鞍鞢——量体裁衣。

秋天的酸奶子——缺货。

秋后数鸡娃——一只是一只。

既不烧坏扞子，又不烤焦羊肉——两全齐美。

虐待父母的人想把孩子教育好——白费心机。

①皮牙孜：即洋葱头。

蚂蚁运食物——积少成多。

用骨头打狗——一去不回。

家里吃食，外面下蛋——吃里扒外。

莽撞人的腿脚——闲不住。

捡到的金币还要数一数——哪有个满足。

捡了钮扣丢了骆驼——因小失大。

烧焦了的烤肉——难捋。

拿绳子捆面粉——提不起来。

爱打扮的女子试裙子——~~没~~没一件可心的。

疲劳者头上的帽子——累赘。

盐碱地里撒种子——光进不出。

铁匠和挖煤的交朋友——谁也离不开谁。

租种他人的地——收的多得的少。

料牛身上的油肉——吃的份。

臭脑袋作了烂皮帽的顾客——气味相同。

赶着牛车猎兔子——慢慢来。

偷懒的人干事——留尾巴。

深秋还空着的粮仓——样子货。

添油拨灯的差事——可有可无。

掉下马的骑士——没傲气了。

掉进水里的手鼓——敲不响。

屠夫探亲——骨头一根。

弹了六个月的棉花，不够絮一件袷袂——劳而无功。

绵羊的蹄缝——洗不净。

骑在马屁股上——自找颠簸。

骑走马的掉在了半路上——欲速则不达。

骑着懒驴赶路——人急驴不急。

断骨头包在皮肉里——看不出破绽。

脱了漆的盘子——有样儿无色儿。

脸象阿布杜哈勒克^①的靴掌——太厚了。

眼睛痒，挖眼珠——太过分。

笨人的手脚——常带伤。

野猫赶走了家猫——喧宾夺主。

雪地里埋尸体——迟早要暴露。

麻袋里装针——刺在外面。

隔夜的羊肝子——没鲜味了。

遇蠢毛拉念经——硬着头皮听。

棉花絮在袷袂里——一切就绪。

掰开的窝窝馕——再圆不了。

朝伯克背后瞪眼睛——敢怒不敢言。

锉刀对着凸出的地方——谁高谁倒霉。

着旺了的火——无言（烟）。

蛤蟆钻进了老鼠洞——坐享其成。

^①阿不杜哈勒克：维吾尔族男子名。

落满麻雀的树底下——呆不得。

傻子做媒人——两头不讨好。

睡在自己床上替别人做梦——闲操心。

摘不到手的葡萄——酸的。

端着空盘子让人——虚礼儿。

瘦牛长了对粗角儿——头重脚轻。

瘦驴的背上生了疮——祸不单行。

钳住嘴的牛——出不了声儿。

箩筐汲水——一场空。

酸奶子也当午餐——断顿了。

鲜肉熬汤——够味。

鼻孔痒用歪棍戳——坏事有余。

撒马尔汗^①式的邀请——虚情假意。

靠偷盗过日子——富不了。

踏着鼓点跳舞——有条不紊。

骡牛的脾性——一辈子改不了。

瘸狗夹在马群里——不显眼。

磨坊里干活的人——嗓门高。

磨破底的靴子——透着臭气。

戴胜鸟的嘴巴，喜鹊的尾巴——一个比一个长。

戴着散菜钻被窝——两头热。

^①撒马尔汗是传说中的一位轻浮、好串门、常在别人家赴宴吃喝的女人。

备好鞍辔去卖马——一辈子不骑马了。

魔鬼爬上桃树——不是为了桃子。

魔鬼吃桃子——心中有数。

